

翩翩红袖

九岁 小妖后

恋月儿 著 妖后来袭，谁人能挡！ JIUSUI
XIAOYAOHOU

珠海出版社

九岁小妖后

JIUSUI
XIAOYAOHOU

她冷弯弯，可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美女，智高200，拳脚功夫一流，更有着神秘的灵力。想欺负她？找死！不屑她，找抽。敢命令她，欠扁。管你是我爹还是天王老子，敢惹我，就让你们瞧瞧什么叫混世小魔女。

与礼不合？宫规？祖制？

在他眼里全是狗屁。他轩辕夜，天耀皇朝最年轻的君王，十二岁登基，短短六年，平内忧、除外患，没有得不到的，只有不想要的。混世小魔女？目空一切？他喜欢。他就是要看看究竟九岁的小女孩如何与他比天高？

进宫？皇后？

她抬起头望着这个比自己高大截的俊美男子，嗯嗯，不错。皮相她衷意；身材也健壮，当她的私人移动轿子够格；个性嘛，虽然狂妄，但能狂得过她吗？反正将军府也待腻了，那就换个地方玩吧。

建议上架：穿越小说

ISBN 978-7-5453-0289-9



9 787545 302899 >

定价：130.20元（全五册）



绝色小妖后

妖后来袭，谁人能挡！ JIUSUI
XIAOYAOHOU

恋月儿 著

 珠海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岁小妖后/恋月儿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10

(翩翩红袖/陈媛主编)

ISBN 978-7-5453-0289-9

I. 九... II. 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922 号

翩翩红袖 之 九岁小妖后

主 编:陈 媛

作 者:恋月儿

责任编辑:潘杜鹃 曹力鹤

装帧设计:青华视觉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88 字数:11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289-9

定 价:130.2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夺权·····	1
第二章 清府·····	24
第三章 邂逅·····	53
第四章 王见王·····	78
第五章 立后·····	112
第六章 立威·····	148
第七章 宫斗·····	171
第八章 倾心·····	203
第九章 联姻·····	231
第十章 统一·····	264
尾 声·····	282



第一章 夺权

哎哟。

冷弯弯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痛。该死的,是哪个不要命的家伙趁她醉酒防范能力减弱时偷袭她?猛然睁开双眸,眼底的暴戾之气似烈火熊熊燃烧,将一旁默默抹着眼泪的妇人吓得只差没眼泪倒流。

"小姐。"

妇人红肿的眼睛眨了眨,怎么会?一定是自己看错了。三岁的孩童怎会有这样凶狠无比的表情,她自我安慰着。

"小姐?"

冷弯弯拧眉打量着说话的中年女人,只见她脸色微黄,红肿的双目必是哭泣太久的缘故。一根廉价的簪子歪歪斜斜地插在发间,几缕发丝凌乱地垂落。一身蓝色襦裙,有几分陈旧。这样的装扮分明在古装剧里才会出现,圆溜溜的眼睛灵活转动,将自己所处的地方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番:木棱圆形窗、茶色木桌、木椅,还有自己所躺的牙床,白色纬幔……

古色古香。

冷弯弯的脑袋瓜子当即闪出这四个字。微眯眼睛,高达200的智商马上判断出她穿了。虽然很莫名其妙,不过就是醉酒一场。但她一向随遇而安,穿就穿嘛。就算穿到了古代,她照样能过得风生水起。习惯性地弹个响指,结果伸出薄被的却是一只细小的手臂。这是什么状况?即使接受了穿越的事实,却没想到会是这样子。她没穿成美女,反倒穿成了自己最讨厌的小鬼头。秀眉狠狠抽动,该死的穿越。她忍不住在心里咒骂,如果知道是哪路神仙搞的鬼,她一定要他们好看。

"小姐,您怎么了?"

妇人终于发现眼前的小姐神情太过不对劲,眼睛里完全没有害怕,反倒挺狠的。这,这是怎么回事?小姐该不会被打傻了吧?含着泪,她担忧地望着冷弯弯。

"你是谁?"冷弯弯盯着妇人,呼唤这身体的主人为小姐便不是她的娘亲。但又这么关心她,难道是奶娘之类的?

"小姐,您怎么了?我是奶娘啊。"妇人被冷弯弯陌生的表情给吓住了,"我可怜的

小姐哇，从出生便没有娘亲，现在居然变傻了。”愣了片刻后，妇人又开始流起泪来。

冷弯弯翻翻白眼，敢情这奶娘是用水做的。再让她这么哭下去，这屋子里都快淹大水了。不过，现在她是不是也得学那些穿越小说里的女主装失忆？虽然她从来不屑伪装这样的手段，但真要演起戏来，那可是入木三分，比奥斯卡影后还要影后。

如黑宝石般的眼睛半眯着，透着精光。有些失血色的嘴唇微微勾起，似笑非笑，勾起一抹完全不属于孩童的邪笑，二十一世纪的魔女将在这里复活。

“你是我奶娘？”

冷弯弯扬起红肿的小脸，那软软的童声在空荡的屋子里响起。细细的，带着无限的迷茫与害怕，配合着黑宝石眼睛含着的晶莹露珠，勾起奶娘无法克制的母性泛滥。

“我是奶娘，小姐不要害怕。”

妇人一看冷弯弯那可怜兮兮的小脸儿，当即抹了泪坐到她的旁边。布有厚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冷弯弯受伤的脸蛋，尽管她小心翼翼，但那硬硬的茧痕依然弄疼了冷弯弯。

小小的眉峰皱成一团，眼泪汪汪更惹人心疼。该死的。冷弯弯在心里咒骂，这身体也太弱了点吧。

“奶娘，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眼底晶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泛白的小嘴微微颤动着，“怎么爹爹都不来看我？”刚刚听奶娘说她自幼无母，她也就省了老妈直接跳问当老爸的。

“唉，可怜的小姐。”奶娘再次叹气，将手掌放到冷弯弯乌黑的头发上轻轻抚摸着，“你那狠心的爹自打你出生便没正眼瞧过你，任小姐被将军府里的其他夫人欺负，连那些不长眼的下人也敢瞧不起你。我可怜的小姐，呜呜呜……”说着说着，妇人又开始哭起来。

冷弯弯耐着性子听着妇人哭诉，快速从她的话里得到几点信息：一、这个身体的主人一出生便没了老妈，仅有眼前的奶娘对她好；二、她的老爹是将军大人；三、被其他夫人与手下欺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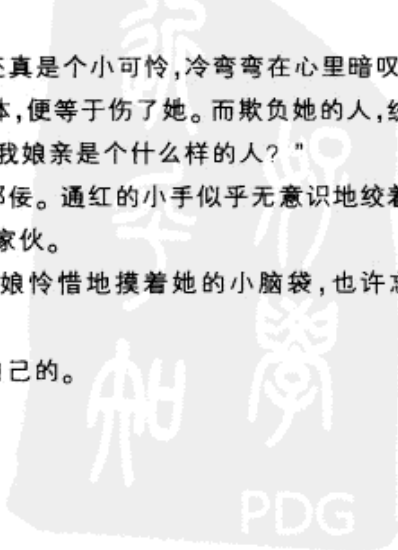
啧啧，这个身体的主人还真是个小可怜，冷弯弯在心里暗叹道。不过现在这身体已经是她的了。伤了这具身体，便等于伤了她。而欺负她的人，统统都是自寻死路！

“奶娘，那我叫什么名字？我娘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低垂着头，掩饰住眼底的邪佞。通红的小手似乎无意识地绞着，其实却是在盘算着要怎么收拾那些自寻死路的家伙。

“小姐姓冷，名弯弯。”奶娘怜惜地摸着她的小脑袋，也许忘记了并不是一件坏事。

冷弯弯？还好，名字还是自己的。



“小姐的娘亲闻名晓莲，原本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八岁被卖进府里做丫环，十四岁那年遇到醉酒晚归的将军，便有了小姐你，从而做了将军的侍妾。本以为晓莲从此飞上枝头，谁知那以后将军却将她遗忘，她一人守着一方小院还要被其他丫环嘲笑她不知耻色诱将军，更被其他侍妾迫害。在怀小姐七个月时，晓莲夫人中了毒，引发早产，拼得全力生下了小姐。自己却没有活下来，而小姐因为早产身子一向孱弱。”

好狗血的情节。

冷弯弯在心里暗道，这身原体主人的娘亲还真是倒霉，竟是被强上的。不过那将军也真不是人。居然连十四岁的幼齿都吞得下去，分明是辣手摧残祖国未来花朵嘛。

“奶娘，我饿了。”摸着小肚子，冷弯弯可怜兮兮地说。

“是，奶娘马上去给小姐准备饭菜。”妇人听到冷弯弯嚷饿，抹了抹眼泪，赶紧为她张罗吃的去了。

冷弯弯待奶娘离开后，马上用灵力减轻自己的疼痛。然后爬下床，为什么要爬呢？没办法，谁让她现在只有三岁呢，这床对她现在的小身板来说实在高了点。她跑到一面铜镜前，搬来一个凳子，然后站到凳子上企图努力从那模糊的镜子里分辨出这个身体是个什么样子。穿成小鬼头，她认了。可千万不要还是个长得抱歉的小鬼头，那她可不依。

嗯嗯，头发乌黑如墨，眉毛弯弯的，眼睛大大的，很明亮。鼻子小巧，嘴唇虽然没太多血色，但唇形不错，薄厚适中。脸蛋有些小巧，两颊还有些红肿。但总的说来，这身子还是有发展成美女的潜质。低头瞧瞧个子，身板的确瘦小了点，看来得好好补补了。

打量完这一身皮相后，她又爬到床上躺好。她可没忘记自己还是个受伤失忆的小丫头，可不能那么快暴露。有的东西，太快暴露就不好玩了。

大大的眼睛露出邪邪的笑意，那些欺负过她的人就等着接招吧。

时光荏苒，冷弯弯穿越到这里已经四个月了。身板虽然依然瘦小，但肤色已经由苍白变得红润，个头也长了不少。如墨的青丝梳成双髻垂在耳边，穿上绣着牡丹的窄袖短襦衫，一串银铃挂在腰间，行走之间铃声叮当清脆，倒也是个粉雕玉琢的俏娃娃。

从奶娘那里，她大致了解到这个时空的背景。她所处的是天耀皇朝，当今皇帝轩辕夜年仅十四岁，个性喜怒无常，行事雷厉风行。登基短短两年间就将天耀皇朝发展到与其他三个大国夜辽、北邦、虎啸势均力敌、四足鼎立的状态。而她爹镇北将军云裴远虽为人冷漠自傲，却是两朝大臣。深受当今小皇帝的信任，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与丞相一文一武共同协助小皇帝治理江山。

冷弯弯清水瞳眸精光一闪，哟呵，看来这个天耀皇朝倒是蛮有趣的，喜怒无常的小皇帝、功高盖主的将军爹爹，老谋深算的丞相。她似乎看到权利欲望之下的重重阴

谋，菱唇微勾，露出阴恻恻的笑容：未来的趣味无限啊！

院里一方小小的花坛里，月季独占群芳。花开粉色，似含羞带怯的少女；花香四溢，似彩蝶翩飞。

冷弯弯双手摇晃着腰间的银铃，望着一眼就能看尽的院子实觉无聊。灵动的双瞳滴溜溜地转动，是时候去逛逛将军府，认认路了。

拱桥莲池、假山楼台、绿树成荫，绕过曲折的廊道，入目楼阁皆红瓦碧柱、琉璃飞檐，不愧为镇北将军府，够气派。

然而想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居然跟丫鬟差不多，不由得恼怒。软绵绵的小手一挥，莲池的水轰地飞溅，晶莹透明的水柱如水龙长啸一声直冲九霄。然后似烟花四溅，复归于莲池。

“咯咯咯……”

冷弯弯嘴角微勾露出得意的笑容，右手指轻弹。一团火焰将夹道的树木燃烧起来，火势渐浓。红红烈火似妖精妖娆地舞蹈，势与璀璨阳光相争辉。

“啊，失火了。”一个穿着翠绿衫裙的小丫鬟路过发现了火势，惊慌失措地大声呼喊起来。

“哪里、哪里？”

“……”

一会儿一群下人或提着水桶，或用木盆端着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啊，好好的怎么起火了？”

顾不得满腹的疑问，家丁、丫鬟们赶紧泼水灭火。

冷弯弯站在一旁瞧着那些慌张的下人，弯了唇角。火光映得她小小的脸蛋红彤彤的，宛如一颗熟透的苹果。明亮的眼瞳里火光跳耀，神情诡异。

众人将火扑灭后，个个皆狼狈不堪。

“你们在做什么？”

稚气傲然的声音传来，冷弯弯望去，只见一个年约十岁的女孩被几个丫鬟簇拥着走来。她梳着双髻，髻里插着金色花，额间点着美人痣，身穿粉色衫裙，裙摆绣着大束花朵，足蹬精致蝴蝶履，神情傲然，娇气十足。

“大小姐。”

灭火的仆人们瞧见骄横的大小姐来了，顾不得满身狼狈。赶紧跪了下去，要知这大小姐性子就如将军夫人一般很是蛮横、任性。惹怒了她，吃苦的可是自己。

“大小姐？”

冷弯弯嘴角勾了勾，似笑非笑。原来这个丫头就是将军的大女儿，啧，瞧瞧她那拽样，真是令人觉得不爽。

“起来吧。”冷月儿高昂着头，一幅施恩的模样。“你们这里做什么？”

“启禀小姐。”一个穿青衫的家丁回道，“奴才们在救火。”

“救火？”冷月儿一瞧，那片葱郁的树林居然被烧得光秃秃的。心头一跳，这可是爹爹喜欢的树林。想起爹爹那冷酷的眼神，又惊又惧。

“是谁将这里烧起来的？好大的胆子，难道不知道这是我爹最喜欢的树林吗？”她跺着脚，双瞳含怒扫视着跪着的仆人。

“是你吗？”她指着青衫男子问道。

“小姐饶命，不是奴才。”青衫男子磕头，“奴才是听有人嚷失火才赶来的。”

“那是你吗？”她又指着另一个问道。

“小姐明察，奴才也是听到喊声才赶来的。”黑衫家丁也吓得直磕头，那将军的脾气可比阎王还吓人。

“不是你，也不是你。那到底是谁？”冷月儿怒了，圆瞪双瞳。

“小姐饶命。”跪一地的奴仆们都吓得磕头求饶。

“哼。”冷月儿扬着头，“到底是谁发现失火的？”

“是、是奴婢。”翠绿丫环眸含泪，低垂着头怯生生地答道。

“那一定是你放的火。”冷月儿瞧着她那小老鼠模样就叫人生气。

“不是奴婢，真的不是奴婢。”翠绿衫的丫环被吓坏了，一个劲地摇着头。

“噗——”

冷弯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冷大小姐真是典型的空有美貌，智商零蛋。

“你是谁？”

冷弯弯一笑，令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回过头，却发现一个三岁小女娃站在旁边。哟，她几时在那里的？怎么他们没瞧见。

冷月儿柳眉倒竖，瞪着冷弯弯。这个小丫头是哪里来的？瞧她皮肤白嫩似能掐出水，双瞳黑亮如星辰，灵气逼人；一袭浅蓝罗裙，虽然质地不华丽，但也不像仆人的孩子。

“我是谁？”冷弯弯小手指着自己，黑眸淘气地眨了眨。“哼，难道我的存在感这么弱吗？从头到尾，我可都站在这里。”

“我问你是谁？没问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冷月儿妒忌地瞧着冷弯弯那双似会说话的黑眸，这小女娃的眼睛太会诱人了。

“我就是我了。”冷弯弯横了冷月儿一眼，气死她。

“你——”冷月儿气得哆嗦，长这么大以来，何曾有人敢这么对待她？

“大胆。”冷月儿身边穿藕色衫裙的丫鬟站了出来，指着冷弯弯骂道，“哪来的野女娃，居然敢这么跟大小姐说话？”

“本姑娘讲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冷弯弯冷冷瞥了那丫鬟一眼，寒气冻人。

藕色衫裙的丫鬟吓得倒退一步，怎么会？是她看错了吗？这个三四岁的小女娃居

然有如此凌厉的眼神。

冷月儿也愣住，这女娃的眼神怎么跟爹爹如此相像。

“真是一群IQ零分的家伙。”冷弯弯见他们都如傻子般，实在觉得无趣。连想欺负人的欲望都没有，难道古人的承受能力就这么弱？摇晃着小脑袋，手挥着银铃。她转身，离去。

叮叮当当……

铃声渐远，冷月儿瞅着渐失的小身影。跺了跺脚，大叫：

“小丫头，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放过我？”冷弯弯小小的身影顿了顿，“欢迎。”

窗边，一个小小的身影坐在上面，跷着短短的腿左摇右晃，仰着小脸，眯着双瞳。阳光洒落，长长的睫毛在脸蛋上投射出美丽的阴影。

奶娘站在远处瞧着小姐又爬到窗边。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仿佛渡上了一层美丽的金光，她就宛若从画里走出来的小仙女般，让人不敢亵渎。

“奶娘。”冷弯弯朝着她挥了挥小手。

“唉哟，我的小姐你小心点。”奶娘瞧着小姐手挥足摇吓得冷汗直冒，老天爷，那窗距地面可不矮，万一要是摔下去，不死也残。

瞧着奶娘着急的模样，冷弯弯嘴角勾了勾。这点高度算什么，小手摇着银铃。铃声叮咚，清脆悦耳。看到奶娘快跑到窗下了，她轻轻地往下蹦去。她跳得轻松，可差点没把奶娘吓出心脏病来。

奶娘赶紧伸出双手接住冷弯弯小小的身子，不小的冲力使她往后面退了几步。低垂着头望着怀里的小人儿，却见她无辜地眨了眨眼。奶娘叹气，她越来越弄不懂小姐了。以前的小姐身子孱弱，胆子也很小，被人欺负了就会哭。而自从几个月前小姐苏醒后便似换了个人。有时候淘气得令人哭笑不得，有时候又冷得不像一个小娃娃，连她也感觉害怕。

“奶娘在想什么？”冷弯弯伸出软绵绵的小手拉拉奶娘的衣襟，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望着她，似能看穿人的心思。

“没、没什么。”奶娘被她清澈如水的一望吓了一跳，总觉得小姐那双眼睛能看穿她的心思一般。

“是吗？”冷弯弯敛下眼，随后又笑了笑，粉红的双颊露出浅浅的梨涡，“奶娘，我饿了。”她想什么，冷弯弯岂能看不出来。算了，随她怎么想吧。反正她本身就不是以前那个懦弱胆小的冷弯弯了，迟早她会接受现在的她。

“好，奶娘去厨房给你找吃的。”冷弯弯甜甜的笑容令奶娘也情不自禁地扯开了唇角，看来果真是自己多想了，小姐这么小怎么能看穿别人的心思呢？

“大小姐，就是这里。”

奶娘的话刚落，却听到一阵喧哗声与脚步声。

窝在奶娘怀里的冷弯弯嘴角微勾，似笑非笑。呵呵，原来是那个娇气的小孔雀来了。她正无聊，解闷的人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糟糕，是大小姐来了。”奶娘一听，神情蓦然紧张起来。虽然她不知道大小姐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但是大小姐的蛮横府里谁人不知，她来准没好事。抱着小姐来回转着，她考虑要不要把小姐藏起来。

“来不及了。”似乎明白奶娘的想法，冷弯弯勾了勾唇道。

“果然是你。”

冷月儿在家丁、丫环的簇拥下走了进来，今天的她头顶左右侧梳着双髻，几缕发丝从髻里挑出垂落在两鬓，额前缀着五彩珠链。一袭鹅黄碎花衫裙，一双小足足蹬白色精致绣花鞋。小小脸蛋神情倨傲，倒真有几分孔雀的模样。

冷弯弯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瞟了她一眼，瞧她前呼后拥的模样就像暴发户的女儿，实在碍眼得可以。要做得有资本，想她冷弯弯未穿越前，即使一个人也能将敌人震住，哪需要前呼后拥的。

冷月儿的话冷弯弯不理，可却将奶娘吓坏了。原本她就担心大小姐来者不善，却不料居然是直冲小姐来的。这可怎么办？小姐到底是什么时候遇到大小姐的啊？心急如焚，奶娘赶紧将冷弯弯放下。她微福身朝冷月儿问安：

“大小姐。”

冷弯弯的眼神将冷月儿气得七窍生烟，没想到一个屁大的小丫头居然敢如此不屑自己。一肚子的火还没发作，奶娘倒是自个儿撞上来了。她细眉一挑，瞪她：

“你是谁？”

“奴婢是三小姐的奶娘。”

“三小姐？哪来的三小姐？”冷月儿秀气的眉头蹙起，娘亲只有大哥、她与小弟三个孩子，父亲的其他小妾都无所出。

“是弯弯小姐。”奶娘低声回道，心里却为冷弯弯感到难过。明明同是将军的女儿，大小姐锦衣玉食，而弯弯小姐却被人欺负，甚至不被人承认身份。

“她算哪门子小姐？”冷月儿嗤笑，她听娘亲说过那冷弯弯不过是一个贱丫鬟生的。要不是那丫鬟趁着父亲喝醉酒，哪会有这贱丫头的存在。

“大小姐，弯弯小姐是你的妹妹啊。”尽管心里很害怕，奶娘却硬着头皮道。

“放肆。”冷月儿的贴身丫环秋棠站了出来。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平日里仗着冷月儿的放纵，自觉身份比其他家丁、丫环高一截，常常欺压比她性子弱的丫鬟。“呸，那贱蹄子也能同小姐平起平坐？”

“再怎么弯弯小姐也是主子，而你秋棠不过是个下人。”奶娘好歹也在将军府里

十几年了，居然被个小丫头指鼻子瞪眼地教训，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而且她居然骂弯弯小姐是贱蹄子，奶娘心里的怒火压也压不住，当即也顾不得冷月儿在场，冷声反驳道。

“大小姐——”秋棠一向自认高他们一等，何曾被人如此说过。一张脸被气得红彤彤，但却也不敢反驳。只能望着冷月儿，期待主子能帮她做主。

冷月儿身后的家丁、丫鬟看秋棠被奶娘气得满面通红都偷乐在心里，活该，她不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吗？不就是仗着是大小姐的帖身丫鬟吗？平时在他们面前作威作福的。

“你好大的胆子。”冷月儿柳眉倒竖，打狗也要看主人。就算秋棠是下人，但却是她的帖身丫鬟。这个老女人不过是贱种的奶娘，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斥喝秋棠。分明就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究竟是谁给了她这个权力？怒火在云眸里熊熊燃烧。“来人，给我掌嘴。”

冷弯弯自被奶娘放下后就站在一边不语，冷月儿对奶娘趾高气扬的态度令她两条细眉毛弯成了蚯蚓般，她不介意冷月儿不承认她三小姐的地位，反正身份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却容不得有人在她面前放肆，更何况敢伤她的奶娘。别以为她还是那个任他们搓圆捏扁的小可怜，敢不屑她，找抽；敢伤她的人，找死！冷酷地扬了扬眉，小小的身子似疾风而过。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震住所有的人。

“你、你打我？”秋棠捂着脸，不敢相信地瞪着轻松跳到地上的冷弯弯。她、她居然被这个矮冬瓜给打了。

“打你又怎样？”冷弯弯嘴角冷冷勾着，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就算你是天王老子，她都照打不误。

“小、小姐！”

奶娘也被突然的一幕给惊呆了，天啊，小姐惹祸了。后知后觉，她赶紧上前将冷弯弯给护到了身后。

“小姐？”冷月儿瞪圆了双眸，诧异地指着冷弯弯，失声道，“这个小矮子就是冷弯弯？”怎么可能？她不是听人说冷弯弯是个胆小如鼠的，只会任人欺负的小可怜吗？这个小冬瓜虽然身板瘦小，但却一点都不胆小懦弱。那双冷厉的眼眸就如一只凶猛的小狮子，意欲将侵犯她领地的敌人撕裂。如此冷寒，连她都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寒战。

小矮子？冷弯弯嗤笑，果真是空有美貌不长脑子的孔雀。也不想我三岁，而她却十岁了。

“大小姐，她就是弯弯小姐，您的妹妹。”冷月儿那声小矮子也惹来奶娘的不满，

也不想想如果不是他们外院的人克扣弯弯小姐的钱物，咱们小姐会这么瘦小吗？奶娘不甚清明的双眸定定地望着冷月儿，嘴里强调着“您的妹妹”四个字。

“胡说，我才没有这样的妹妹。”冷月儿仿佛被踩到尾巴的猫般竖起了凌厉的爪子，“她不过是个贱丫鬟生的贱种，哪配得上称我的妹妹。”她的娘亲可是高贵的郡主，身为娘亲的女儿，她自然亦是流着高贵的血液。

“大小姐你太过分了。”奶娘愤恨，丫鬟怎么了？丫鬟也有父母，如果不是情不得已，谁会给人家当丫鬟。“弯弯小姐的娘亲晓莲也是将军大人的侍妾，您应该称她一称姨娘的。”如此高傲没教养的小姐也只有同样蛮不讲理的将军夫人才能教得出来，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亦歪。

很好——

冷弯弯眸光闪烁，噬血的光芒晶亮。嘴角微勾，似笑非笑。果真是老虎不发威，拿她当病猫吗？软绵绵的小手轻拍拍奶娘，安抚她不要那么激动。

“我也没有姐姐。”她从奶娘身后站出来，想当她姐姐的人还没有出生。“我娘亲可只生了我一个宝贝，哪里会蹦出一只孔雀。”

“噗——”

冷弯弯的话一落，原来激动的奶娘忍不住笑了出来。连冷月儿身后的家丁、丫鬟都忍不住捂嘴偷笑，虽然不知道这弯弯小姐如何由原来的懦弱变成现在这般厉害，但能让冷大小姐吃瘪倒也算为他们出了口气。平日里将军长时间在外，将军夫人与大小姐在府里张扬跋扈，他们做下人的没少受气。

“你——”冷月儿气得小脸似猴子的屁股般，手指着冷弯弯，不停发抖。

“你这个贱种居然敢辱骂我，找死。来人啊，来人。”她大声叫着，怒火噌噌地在眼底燃烧，似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小姐。”秋棠赶紧放下捂脸的手，“您有什么吩咐？”十足的奴才样。

“给我掌嘴。”指着冷弯弯，她恨恨地道。非给她点厉害瞧瞧不可，否则她这贱种还翻了天。

“是。”秋棠一乐，摩拳擦掌，不怀好意地朝冷弯弯走去。

冷弯弯嘴角微勾，似笑非笑。灵动的双眸眸光闪烁，诡异无比。竟将原本凶神恶煞的秋棠给吓得退了几步。

“小、小姐。”退到冷月儿身边，她的底气明显不足。

“笨、笨蛋。”秋棠的退缩令冷月儿觉得颜面无光，双眸凶狠一瞪。她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这个矮不溜秋的小贱人。越想越气，她当即跨上前去，手“啪”的一下甩了下去。

“啪——”

冷月儿的手掌却没有打到冷弯弯，一直留意冷月儿的奶娘一见她的架势，快速将冷弯弯护到身后。那般迅速就连冷弯弯也忘了反应，只能眼见冷月儿的巴掌打到奶

娘身上。冷弯弯半眯着眼，诡异的眼神毕露。奶娘的维护令她心暖，但是她却眼见她被人伤。手腕轻摇，银铃叮叮咚咚响起。那清脆的铃声竟显得有些诡异。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空气似乎被冻结了一般，危险的气息如此之近。

“你、你要做什么？”冷月儿望着冷弯弯危险的神情，忍不住后退一步。不敢相信，面对这个小贱种，她居然会感觉到恐惧。

“我做什么？”冷弯弯勾嘴笑了，那是一种不符合孩童的妖艳。冷冷的，又极诡异。“你不就知道了。”银铃继续摇晃着，叮叮当当。突然轰的一下，冷月儿他们四周居然凭空冒出了火焰。那火焰围成了一圈，将他们牢牢围住。冷月儿他们惊呆了，良久才反应过来。

“啊——”

惊叫，眼见火焰越来越旺，那火红的焰光似妖娆的妖精，扭动着自己的身躯，张着血盆大口向他们扑来。灼灼的热浪令他们的眼睛忍不住慌张地半眯起来，带着强烈的恐惧大喊。

“妖怪啊，妖怪。”

“小姐——”奶娘也呆了，听到他们的喊声才回过神来。她赶紧拉着冷弯弯，着急道，“小姐放了他们吧，要出人命了。”眼前突然冒出的火焰，她直觉是小姐所为。不管为何，可不能闹出人命。到头来，吃亏的还会是小姐。

眼见冷月儿似乎也被吓得够呛，冷弯弯又摇了摇银铃。叮叮当当，舞得欢快的火焰似听到了召唤。慢慢熄了下去，最后完全消失。

冷月儿等人已经吓得瘫倒在地，高傲不可一世的神情也只剩下恐惧。

风无声吹拂，空气里众人喘息声如此清晰。

良久，冷月儿才抬起头。发丝凌乱，狼狈不已。她惊恐地望着冷弯弯说：“你不是她，你是小妖女。”

铜镜前，美人把妆梳。云鬓花颜依兮，却不见郎惜。

嫁进将军府十五载，初承恩露两相欢。只是为何转眼间，郎便将妾忘。恍然间，红烛映锦床，鸳鸯帕取下的瞬间，那张俊美的面孔便将她的心紧紧掳获。本以为郎情妾意，恩爱两不移，她甚至愿意为他放下骄横的性子。怎知红颜未老恩先断，接二连三的妾进门将那颗柔情的新妇心冻结。她哭闹不休却换不回郎心，此时她才知原来所嫁良人如此冷情。为他收敛性子的想法只说明自己的痴傻，她再不要委屈自己。骄横跋扈也罢，心狠手辣又如何？曾经的温柔换不回你的心，不如做个令人生厌的人，只为你记住。

“娘、娘……”

带着啜泣的喊声唤回镜前美人飘远的心绪，再回头，那脸的幽怨已然消失，听见

女儿的声音，她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砰——

雕琢精美的木门被大力推开，鹅黄色的身影似疾风扫了进来，扑到美人的怀里。

“月儿，你这是怎么了？”纤细手指抬起冷月儿的头，黑宝石般的眼瞳看到她盈泪的小脸时大惊，“谁欺负你了？”精致的脸颊染上怒气的红霞，软软语调也陡然拔高。在这空荡的将军府里，儿女是她唯一的安慰。竟有人敢欺负她的宝贝女儿，简直是找死。

“是北院那个小丫头。”冷月儿圆瞪着黑眸，咬牙切齿。虽然惧怕冷弯弯的妖法，但今天这口气却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她一定要报仇。

“北院？”沐昭云蛾眉蹙起，“那不是府里最偏僻的地方吗？”那个地方能有什么厉害的小丫头？

“娘，是冷弯弯。”冷月儿站起来喊道，“是那个不要脸的丫鬟生的贱种。”

沐昭云身子一退，梳妆台上的栉被她的手臂不经意扫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音，将冷月儿吓了一跳。

“娘，您怎么了？”娘亲的脸惨白，神色慌张。她为何听到冷弯弯会有这般的反应？

“没、没事。”沐昭云摇头，竭力掩饰着眼底的慌张。脑海里却闪过晓莲那指控的目光，四年前晓莲还是个清秀不解事的小丫环。整日叽叽喳喳像个孩子。曾经她也很喜欢晓莲，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怀上将军的孩子。眸底闪过凶狠的光芒，任何人都不能再抢走她的夫君。更不可以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只有月儿他们三个。

“娘，那个冷弯弯是个妖女。”冷月儿毕竟年幼，哪里能看出沐昭云复杂的神情。她想起那场莫名的火，心里有些发毛。

“妖女？你这孩子瞎说什么。”沐昭云敛起情绪，纤手点了点冷月儿的额头，宠溺地说道，“她不过是个三岁大的孩子，难道真能欺负你不成？”

“娘，是真的。”冷月儿没想到娘亲居然不相信自己，她不由得跺起脚，撅着小嘴道，“她真的是妖女，她会使火。前几日爹最爱的那片林子就是被她所烧毁，今天女儿好心去瞧她，她不但打了秋棠，还用妖火将我们围起来，下人们都可以作证的。娘，你一定要为女儿做主。”摇晃着沐昭云的手臂，她撒娇道。

“她真会凭空弄火？”对女儿的所说，她自是不信。知女莫如母，女儿的性子就跟自己一样吃不得亏，怎会好心去看那丫头。不过，她说冷弯弯打了秋棠，还用妖火将他们包围起来，怎么听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丫头也只不过是三岁大的孩童，怎会使什么妖火？不过女儿信誓旦旦，倒也让她将信将疑。

沐昭云一言不发，这事情太奇怪了。那丫头先前都是一副胆小的模样，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厉害？还会妖法？难道——

风从窗外灌入，纬幔摇曳，似鬼魂无声而来。

沐昭云突然打了个突，难道是晓莲的灵魂作怪？她不肯放过自己？

啪——

她滑下椅子，跌落在地。

“娘，你怎么了？”冷月儿吓了一跳，连忙蹲到她跟前。

沐昭云抬起头望着她，澈澈清瞳闪烁着狠毒的光芒。一字一句道：

“那丫头留不得。”

璀璨群星，镶嵌在无边的夜幕上，或密或稀，似一匹华丽的锦被。夜风吹拂，冷入心脾。月季在美丽的星空下翩翩起舞，吐纳芬芳。

白色的床幔被窗外的夜风掀起，似浪轻翻。床上的人儿睫毛轻垂，嘴角微拉。小小的胸脯起伏，睡得香甜。

“咚咚咚……”突然，院外传来大声的捶门声。“开门、开门。”

床上的人儿眼睛倏地睁开，精光闪烁，完全没有睡着时的香甜模样。

“咯吱——”

冷弯弯听到开卧室房门的声音，想来是奶娘出去看情况了。她小小的眉一皱，大半夜如此折腾，看来来者不善。嘴角微勾，她露出一个冷冷的笑。小小的身子敏捷地跃起，将床榻边的外衣穿上，也走了出去。

12

奶娘打开院门，见将军夫人居然出现在门外。她的脸色很冷，星光映在她脸上，诡异无比。她身后是一大群家丁，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

奶娘一惊，想到了白天的事，当即福了福身，委婉问道：“见过夫人，不知道夫人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那个小贱种呢。”沐昭云冷眼瞧了瞧奶娘，就是这个多事的老女人护着，那个小贱种才能活到现在。心里不由得愤恨，瞪了瞪她。

奶娘强压着心里对沐昭云骂小姐的不满，平静地说：“小姐已经睡了。”

“果然是贱种。”沐昭云满目厌恶，扬高声音，“那小贱种将我月儿吓病了，居然还睡得下。去将她给我拖出来。”她朝身后的家丁挥挥手，命令道。

“慢着——”奶娘伸开双臂拦住家丁，心急如焚，“夫人，小姐也是将军的女儿，你不能这么做。”双眸强压住恐惧望着沐昭云，心却咚咚跳着。白日里当小姐用火将大小姐他们围住时，她就知道祸事要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也要保护从出生便没了娘又得不到爹疼的小姐。

“反了，你。”沐昭云瞪着奶娘，柳眉倒竖。纤纤玉指指着她，指上的玉环在星光照射下发出幽幽的光芒，有几分冷意。“你一个下人居然敢教训本夫人，来人啊，给我掌嘴。”

“谁敢。”软软的稚童之音，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强势。不是冷弯弯，是谁？

“小姐。”奶娘赶紧迎了上去，“夜深露凉，你怎么出来了？”

“奶娘，没事的。”冷弯弯给奶娘一个甜甜的笑，再望向沐昭云等人时却是冷得令